

当麦田被搬入影院



天天娱评

□刘雨涵

在这个略显火热的暑期档,《隐入尘烟》上映5天票房刚刚达到240万元,排片不足1%,在许多县城的电影院中更是没有场次。这是可以预见的,一部农村题材的文艺片,或许只能成为奖项和专业影评人的宠儿,被当成“高贵的文艺片”而束之高阁,被当成边缘题材而无人问津,冷淡的票房似乎是其注定要背负的命运。但人们还是好奇,当一部原生态如麦田般的文艺片走入影院,能够搅动起什么呢?

《隐入尘烟》的导演是李睿珺,他的作品一直是电影节的常客。《老驴头》入围釜山电影节,《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获最佳影片提名,新作《隐入尘烟》则入围了第72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是国产影片今年在欧洲三大电影节取得的最好成绩。

《隐入尘烟》源于李睿珺对于土地与生命的思考:两个农民最普通而纯粹的爱情,也许源于暖水瓶和“电报鸡”窝?《隐入尘烟》又回到了李睿珺长大的花墙子村,在边缘的村落,讲

述了两个村中边缘人物的故事。如同李睿珺以往的作品,在乡土中酝酿诗意,在现实中填涂浪漫。观众评价说:“沉稳、沉浸但不沉闷。”

海清饰演的曹贵英处于农村婚恋市场食物链的最底层,她瘸腿,小便失禁,没有生育能力,被哥哥嫂子视为累赘,许配给了邻村的大龄单身汉马家老四马有铁。这位单身汉寄居在哥哥家里的空屋中,和一头驴相守度日。这样的两个人被配对,谈不上什么感情基础,只是贵英觉得,老四能对一头驴那么好,将来对自己也会不错。

全片便围绕着这个“好”,慢慢铺陈开来。沉默寡言的老四会叮嘱贵英吃馍馍,母鸡下的第一枚蛋会给贵英做成荷包蛋;在贵英小便失禁出糗时,老四给她穿上自己的大衣遮挡;老四带着贵英到邻居家蹭电视看,用麦粒在贵英的手上摁出花朵的模样,在“电报鸡”孵化时,两人仿佛置身摇曳的迪斯科舞厅,也跟着快乐地摆动起来;两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收割麦子,在导演的镜头中仿佛米勒的画作《拾穗者》;在大雨的夜晚中抢救土坯砖,也能苦中作乐,破涕为笑……生活艰难,但不妨碍老四和贵英把日子美美地、浪浪地过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乡村爱情故事,它可能和爱情都沾不上边,只是一种良善人类之间互相帮扶的“好”,但这比爱情更大、更动人。

余华在《活着》的外文版序

言中写过:“‘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隐入尘烟》有着《活着》的苦闷底色,同时又在“忍受”的基调之上多了诗性的浪漫色彩,甚至还在大自然中孕育出了一抹神性。导演希望向观众传递“再卑微的个体,TA的生命也可以是绚烂的”。有观众说,贵英和有铁,是在贫苦的土地中开出的两朵浪漫的花。

可正是应了那句话,“麻绳偏挑细处断,噩运专找苦命人”,导演并没有将苦难轻松地消解在日常的浪漫之中,最后还是给出了一个苦涩得难以下咽的结局——贵英掉入河中死亡,两人的结婚照被当成贵英的遗照。演员张新成在看完《隐

入尘烟》后发表观后感:“第一次在影院接近号啕大哭。”拥有过诗意之后的残忍结尾,更加露骨和刺人。

李睿珺将导演的工作看做“在日常中提炼电影,然后在电影中去还原日常”,他所思考的是“如何感知和捕捉日常中微妙诗意瞬间使之变成永恒的过程”。他用相机拍摄在商场里陈列的麦田,写下诗句“沦为景观的麦子/在城市里收割游人/的目光”。而他的影片进入商场中的影院,也像是“沦为景观的麦子”一般突兀,更可惜的是,还未能收割到游人的目光。《隐入尘烟》上映5天票房刚刚达到240万元,排片不足1%,即便在罕有的场次之中,电影院内的观众也只有个位数。五光十色、快速流转的现代生活,将乡村生活越抛越远,《隐入尘烟》这类影片被归为“苦哈哈的文艺片”,已经被许多观众审美隔

离。还有网友将其捧为“高贵的文艺片”,实则暗含着“迎合电影节”的不屑。专业奖项与大众口味之间的错位,不是一部《隐入尘烟》就能调和的。

当文艺片被观众推向小众、高冷、自娱自乐的境地,创作者们能做什么?李睿珺在接受采访时讲了一些改变,他请自己在黄土地长大的姨父当男主角,姨父的儿子在剧组做摄影助理,女儿现在在剧组做化妆师。“这个村子里再有一个孩子长大,说他想要去拍电影,不会再遭到全村人的耻笑和讥讽。他和父母说我要学电影时,也不会再像当初我父母一样那么不理解。我觉得,这都是拍电影带来的一些变化。”

当《隐入尘烟》这样的文艺片走入影院,不会再遭到观众的耻笑和讥讽,这就是能够为电影行业带来的一些改变吧。



古装剧抓住人心有妙招

恋爱线撒糖,全员演技精彩

近日热播的电视剧《星汉灿烂》,让观众有种看《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下简称《知否知否》的既视感。两部剧改编自同一作者的小说,都是前期宅斗味儿浓郁,包裹着轻喜剧的外壳,特别是两部剧中的配角群像,都是剧集中非常出彩的设定。

姿展露无遗。凌不疑和程少商是“男强女强”的设定,符合不少观众的观剧偏好,让人更加期待后续的情感发展。

《星汉灿烂》目前的剧情还没来得及细细展开男女主的感情线,前几集最为精彩的部分聚焦在家庭生活,宅斗情节,呈现了一批有趣生动的人物形象。由老戏骨许娣饰演的程老太太,出场就是猛吃大葱搭配魔性笑声,一个老顽童形象跃然而出。在儿子和儿媳回家时,程老太太为了“争宠”,与孙女程少商展开一番激烈的角逐。这边她装晕,一哭二闹地哭诉自己生活和照顾程少商的不易,那边程少商装柔弱晕倒在地,两个人互拼演技和心眼。程老太太还和弟弟话赶话地争论,相互揭短,外扬“家丑”,将“宅斗”变为“宅逗”。

由于和《知否知否》出自同一位作者的笔下,《星汉灿烂》在播出后被扒出很多细节,与《知否知否》进行比较。和《知否知否》的人物设定相似的是,《星汉灿烂》中也有一双带有轻喜剧色彩的父母。程少商的父亲程始在外是骁勇善战的大将军,在家宅内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女儿

奴”和“妻管严”。当程少商装病不肯喝药时,他会在他其他人走后偷偷告诉女儿先不要喝,一会儿给她加些糖来。在萧元漪厉声教育女儿的时候,程父亦会从中斡旋,充当矛盾调节者的角色。剧中其他人物塑造和桥段也充满喜剧风格,比如见风使舵的葛氏、非常宠溺程少商的两个哥哥,还有男主身边一胖一瘦的随从等,全员轻喜剧风格,非常吸睛讨喜。

“工具人”配角有灵魂

《星汉灿烂》和《知否知否》一样,都有一群鲜活生动的配角群像,这些“工具人”配角有灵魂,对剧情的推动作用不小。之前的古装剧《清平乐》《风起洛阳》《玉楼春》等,也都凭借精彩的群像演绎,引起不少关注。

在古装悬疑剧《风起洛阳》中,除了黄轩、王一博和宋茜“三足鼎立”的阵容,3位女配角也带给观众意外的惊艳感。比如女二号柳然(宋轶饰)是名门望族河东柳氏之女,她与百里弘毅先婚后爱,真心相守,感情线很令人羡慕,大婚时的扮相也丝毫不马

虎,金色发冠配白绿翡翠,服化道相当用心。另外一位女配角是张俪饰演的窈娘,这一角色表面上笑脸相迎,看似温柔,眼神中却充满无法掩饰的故事。由咏梅扮演的武则天不怒自威,完美塑造了晚年武则天的形象。

在古装剧《玉楼春》中,除了男主孙玉楼和女主林少春,泼辣的许凤翘和独立女性姚滴珠也是不可忽视的看点。许凤翘和丈夫相处就像演绎猫鼠游戏,她争夺管家权,设计诬陷李家小姐的清白,宅斗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独立女性姚滴珠的性格也非常讨喜,作为官宦人家的女儿,姚滴珠拒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安排,甚至冒着触犯圣怒的危险,只为“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想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这些配角性格不同且被塑造得非常立体,在古装剧里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记者 宋说

全员轻喜剧风格吸睛

《星汉灿烂》根据小说《星汉灿烂,幸甚至哉》改编,剧集画风偏轻喜剧风格,采用双线并进的形式,将古代官宦人家小姐的一路成长与武将复仇、朝堂纷争并线叙事。剧中,家长里短的叙事线由赵露思饰演的程家嫡女程少商作为主要人物牵引。程少商的父母程始和萧元漪常年在外

行军打仗,她在祖母的忽略中长大,为了保全自己,程少商打小便有一身小聪明,养成了睚眦必报的性格。在剧集开始,她就“大义灭亲”,举报自己有罪迹的长辈。剧中她也多次“凑热闹”围观家庭矛盾。

吴磊饰演的凌不疑在前期露脸不多,但其性格中已经体现出这个角色所背负的仇恨。凌不疑开场就是率领黑甲卫在竹林策马奔腾,之后在骅县解教程少商,手持赤风擎天鎏金戟,将敌人钉在墙上等场景,将武将的风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孔昕 美编:陈明丽